臨河人家 ◎林 禹 貞

籍 貫 ： 南 投 草 屯 人
年 齡 ： 1970年 4月 30日 出 生
學 歷 ： 本 校 西 語 系 畢 ， 現 為 拉 研 所 研 究 生
經 歷 ： 曾 獲 五 虎 崗 文 學 獎 小 說 組 首 獎

進入淡水，迄今也已多年了，淡江的一切面目，無論是歡樂慶會的、意念之爭的、攀游文藝的、四季嬗變的、社區的、生態的……，似乎都已約略領教一二了。當然了，若有一人，不動如潮間的藤壺，對生活做定點的冥想，假以時日恐怕也難參破方圓一里內的人物興廢，何況是我等隨寒暑節氣流轉而錯置時空的游牧民族。

第一次躍上河邊的渡船，內裡欲望的是翹首多時的八里對岸，然而船身卻破水激浪，荒唐地穿越各色長橋，我們在環河北路被逐下甲板，帶著幾分莫名，游蕩於異地；數分鐘後，始知迪化街之精采，那日，以盡興作收……。

我在這裡，水湄山顛，浮沉飄蕩，散盡心中鬱壘。是天神，豈可捨去望眼可即的山形綠■，「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」；若仙骨仍殘，只求，和其光，同其塵；是誰云，人間。可。否。共。沈。淪。……。

淡江的實體只是山崙上的一隅坡地，然而屬於她的那方時空座標卻是無比的豐厚。在時空夜夢裡，有人考據著加拿大傳教士與兩萬顆牙齒的步履、有人道出山腳邊的泉客籍械鬥、有天上神祇與人間兵民共潰法軍的古典時代的慘烈；也有那與農家牧牛之地悠然照見，如幽泉的，綠光盈盈的閒逸……。而在我心中，淡江的腹地，漸漸地隨著那船

的引領，逆溯到河的那方；逆溯，是光與水的旅行，淡江是光的遊戲地，是光與影的陰陽謀，淡水是水的意境，是水到得了的地方。

我在淡江同時與兩群人交遊，一群是相濡以沫，戲謔不知止的親戚，他們不必是血濃於水的誇飾，不必是來自於為了避免男曠女怨而孳息的長幼有序。我們群居終日，依資本主義的流風來定義，大體是無所事事之人；我與族人周遊水城，逡巡穿梭，遊歷河市三百回後，貪看山水的煙霞痼疾卻未舒緩；有時，親舊三五人，不放棄探索小巷弄的曲折，且驚且行，唱笑過市，瘋顛的真本元還魂在嚴肅的社會結構裡。

我不認識另一群人，但我確知他們的存在。有時，他們漫步於校園，有時則匆忙往來；通常我不以一對一的方式與他們交遊，而是一對數千，一對數萬。我從人群中認出他們的樣子，說話的樣子，思考的樣子，穿著的樣子，生病的樣子，欣喜、沉鬱的樣子，……上輩子的樣子……。我從不在課堂上與他們相見，我們也不在社團辦公室一起企劃和組織，但我逐漸了解了他們。那是一群非常不一樣的人，有時，他們香氣奪人，飄然過隙，就像被春風叩醒的花朵；有時，他們的穿著又像一群爬蟲類，濕黏地吐著舌頭，驕傲地拔山倒樹而來。與這些人神遊，我頗為無奈，與時推移了六、七年，他們竟個個都年輕了起來。六字頭到處亂竄，證據都寫在臉上；五字頭的世代不知朝那兒走去了，人海茫茫，那個世代的浪漫如洩地之水銀，集體離開了山崙，絕情地，永世不再，擦身走過。

殘存的五字頭之親族再也不敢輕啟某一類的、殘酷的話匣子。對他們的思念，不覺生起……

我想像他們正在吃飯，於是走了出去，與他們一起。依我的習慣，也有人鼓腹而遊。有時他們嘻笑地步出大樓，我

們並未相約，可是見到了他們，笑浪和著午后的陣陣微颼，總之我也愉快了起來。有時，他們白駒過隙般地告訴我一些新消息，又即興地拋出了一些問題。我想像他們的家鄉，可能在二結、在苑裡、在草屯、在萬丹、在八斗子、在大佛旁……，在城市、在鄉間。想像那裡的山水，想望那裡的人們。然後，我們一起擦身而過。在這個山坡上一起存在著，若即若離，相見相及卻不相交歡……。

我相信這一群往來不息的人們宛若一個社會的縮影，是有階層與分類的方法的。有人效率至上，動輒以鐵血政策恫嚇自己；有人行止遺世而獨立，沈靜而充滿性靈；有人是資源上的精英，有人在道德上低度發展；有些人，沉淪在世紀末的各種流風時尚之中；有的則在社團法西斯主義下矛盾過日。有女男男女的性別越界，有志士仁人依舊沈醉於純陰純陽對壘的鄉愁之中；一部份人在空間政治上扮演張牙舞爪的鷹派份子，無端擾攘，醉言醉語，煙起煙滅，球起球落；也有些人相信犧牲與道德終能渡化眾人或那個人。

淡水河緩緩地流過，流過西班牙人所稱的「佳士多」（關渡）；流過柔波中，燈影搖曳的聖多明哥。

新鮮人身上，流盪著典雅而規矩的、一家親式的快活；訴說不完的五四三翻轉流傳，他們是國家未來的主人翁，是淡江漫地滑溜的、才剛下樹的青蘋果。她們只能用一串一串地計算，走過其身旁，心情的砝碼只可能滑向兩個極端的向度，被空氣中的快樂因子感染，或者，相對地抑鬱了起來。我的一位親戚對此現象深感不滿，總無奈地說他們「慫夠舞辣」，玩一些過時的、老套的遊戲，莫非不知人間疾苦；在我看來，她真夠當一個無聊的路人甲。

新鮮人的生活是撞見與期待，是喜悅，是一群的熱帶魚，有時是古典主義的，有時又是表現主義的；路人甲是拒退

的、肢解傳統的，自命看穿世事的現代主義，有時卻又出現幾分宗教家的同情或先知的神情；而，總有那一群人，隨時節流轉，暗知校園生機深埋何處，和其光、同其塵，渺渺漫游，以此了殘校園餘生；當鮮則鮮，當「慫」莫要不「慫」，後現代族類破除了位階與分類法的權威，於是，見山是山，見山不是山，見山又是山了。

住在大河之旁，就要有一些臨河人家的幽雅。往來流轉的人，雖多為游牧民族，卻不要只有逐水草而居的、島嶼中的內部殖民心態。臨河之人，咸面江而居……。找尋一份不算是高雅，不會太困難的，不要求全然純淨的，不只是在社團之中，不只是在教室內的，臨河人家居家似的古典憨厚。找尋，一種不是侵城掠地連下數城的恐慌心理反映，很像是，一種能夠善待陌生人的氣度，那稱為氣度。找尋一種願意屈下身來，仔細觀看松根盤蘚、蟲蟻運化的，最大靜力之突破。找尋一份「浩浩群醉，願霑醒藥」的，不自以為是的優雅。找尋一份不是來自於消費意識的，不只是世紀末健康賣點的不死之藥。找尋每一件事的邊緣性，而不由中產階級意志專權。尋找，尋找，一種不太明確的，正在人群間生成的，順向的、母性的伏流，是輕裘緩帶的，不像是汲汲營營的……，而非父權式的那般的斷裂。……。

有一天五字頭會隨風而去，六字頭、七字頭、0字頭……，忘不了的「我家門前有小河，後面有山坡……」會代代流傳吧？！忘不了他們在蛋捲前遊蕩的，初生之犢的神情！在社辦前，在海報街，在所有的疏散的方向……。有一群，天天與我擦肩而過的，大河邊的，眾神的鄰人！

淡水河又西行，緩慢地流向了沙崙，流向了敗滬尾的古戰場，流向了東印度公司田溪與巴達維亞日記，江闊水緩，漁帆爭亂，到處是住在河邊的「熱帶魚」。人來人往，河水又帶走了一群人。聽說，有人想要尋找一份臨河人家氣

質 存 在 的 可 能 性 … … 。